

目 录

第一回、宴诸神雷公下凡杀巨蟒韩五出世	1
第二回、泄天机半仙遭打降野马州官赐名	6
第三回、九里山世忠葬母青涧城世辅结义	10
第四回、响马洞世忠得天书二郎山英雄小聚义	17
第五回、清凉寺红玉完婚延安府世忠从军	23
第六回、抗西夏世忠扬威阻贤路童贯弄权	31
第七回、蔡京谄媚筑离宫徽宗微行宠师师	37
第八回、帮源峒方腊揭竿梁山泊宋江受抚	41
第九回、杭州城吴用施巧计帮源峒世忠擒方腊	49
第十回、世忠赴任收义子王德翦径遇良朋	55
第十一回、延庆率兵破辽兵金国寻衅犯中原	61
第十二回、梁方平临阵败逃韩世忠单骑平叛	66
第十三回、金兀术兴兵入寇陆子敬设计御敌	71
第十四回、下假书哈迷蚩割鼻破潞安陆节度尽忠	78
第十五回、韩公子舍身救孙浩梁夫人炮炸失两狼	85
第十六回、张叔夜假降保河间张邦昌奸谋倾社稷	91
第十七回、堕奸谋二帝蒙尘立异姓师师殉国	98
第十八回、李侍郎拼命骂番王崔总兵进衣传血诏	103
第十九回、夹江泥马渡康王金陵高宗即帝位	109
第二十回、王渊连连荐贤才世忠岳飞双结义	116
第二十一回、胡先奉令探功绩岳飞设计败金兵	121
第二十二回、释番将刘豫降金献玉玺邦昌拜相	126
第二十三回、邦昌假诏害贤良曹荣降贼献黄河	133
第二十四回、吉青匹马闯金营阮良单身擒兀术	141
第二十五回、刘豫低眉称齐帝宗泽力疾捐身躯	147
第二十六回、兀术施恩养秦桧苗傅衔怨杀王渊	154
第二十七回、张浚临危举义旗世忠竭力平首逆	163

第二十八回、犯中原杜充降贼航大海五神显灵	168
第二十九回、设诡计张邦昌卖主奉师命韩彦直冲营	174
第三十回、送客将军双结义赠囊和尚泄天机	180
第三十一回、梁夫人击鼓战金山金兀术败走黄天荡	187
第三十二回、韩世忠吟词舞剑金兀术得计逃生	193
第三十三回、金兀术兴兵犯陕西李永奇举家赴国难	199
第三十四回、李世辅临安归宋韩世忠建安平贼	205
第三十五回、建安州邵青赚城劝兄山玉梅归宋	211
第三十六回、引宋军玉梅出征破城池汝威自焚	218
第三十七回、二曹弃暗投宋室韩岳联手剿洞庭	225
第三十八回、韩元帅巧施妙计假王横假戏真做	231
第三十九回、世忠计破藏金窟王德恃勇斩刘忠	238
第四十回、韩太尉大仪设伏金兀术月夜遁逃	244
第四十一回、撤藩封兀术中计拒和议忠谏留名	249
第四十二回、将帅齐驱破强虏高宗连诏收兵权	253
第四十三回、韩世忠镇江遇旧谢润夫临安测字	263
第四十四回、临安城彦直探监风波亭岳飞归神	269
第四十五回、斥奸贼世忠赌生死施妙计李纲救贤良	275
第四十六回、寻遗骨红玉护良投古井烈女殉身	281
第四十七回、西湖畔世忠尽忠众安桥施全全义	287
第四十八回、秦桧殒命遗臭冢显忠扬威瓜州渡	294
第四十九回、金兀术败兵自刎梁红玉奏凯还朝	299
第五十回、宋孝宗大封功臣韩世忠魂魄归天	305

第一回、宴诸神雷公下凡杀巨蟒韩五出世

词曰：

三百余年宋史，辽金西夏纵横。争强赌胜弄刀兵，谁解倒悬民命？功名草头垂露，英雄水上浮萍。富贵荣华转头空，一枕南柯梦醒。

诗曰：

五代干戈犹未休，黄袍加身始无忧。

哪知南渡偏安主，不用忠良百姓愁！

自古天运无常，兴废交替。且说后周世宗在位时，人皆服其明而怀其惠，故能破敌广地，所向披靡。及至驾崩，遗有刚入宫的继后符氏和七岁的太子宗训。谁知，那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就此起了异心，暗地联络，托词北征，陈桥变起，黄袍加身，居然自做皇帝，拥兵还朝。还美其名曰什么禅让，什么保全故主。偏是皇天有眼，看他传到八九世，降下一个劲敌，把他河北一带尽数夺去。亏得康王南渡，又传了八九世。元将伯颜，引兵渡江，势如破竹，可巧南宋一线，剩了两三个小孩子，今年立一个，明年被敌兵掳去，明年再立一个，不到两年，又惊死了。遗下赵氏一块骨肉，孤苦伶仃。流离海桥，勉强地过了一年，徒落得崖山覆没，帝子销沉，即便是文天祥、陆秀夫那几个臣子，做到尽忠尽智，也终归无益。

闲话休提。且说西方昆仑山上住着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她姓杨，名回，又名婉妗，一字太虚，被后世尊为西王母。

她与东王公为夫妇，共理阴阳二气，调成天地，是阴阳之父母，天地之本源，亦是世间之造物主。东王公就是玉皇大帝，乃男仙之主。按《玉皇大帝全传》之说，玉皇大帝俗名张友人，只因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方为九天之主。西王母亦叫王母娘娘，是女仙之王。因此，

凡三界十方，要想登天得道，必先拜玉皇大帝，后拜王母娘娘，方能升九天，入三清。

原来，这王母娘娘在昆仑山上有一片蟠桃园，每吃一桃，便可多活八百年。因此她被视为长生不老的象征。连嫦娥升天入主月宫都是她赐的不死之药。每年三月初三，王母娘娘都要设蟠桃圣会，大宴诸神。

这一天，又是举行蟠桃宴会的日子。玉皇大帝和诸神俱到。这一边银箫玉笛，仙乐阵阵；那一边击鼓传花，喝彩连天。只见玉帝身后的贴身丫环玉女悄悄拉了拉雷公元帅衣袖。雷公会意，跟着离了喧哗热闹地。风神和雨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瞒着雷公之妻电母。不道这一私情被杨二郎瞅见了，告到玉皇大帝那里。玉皇大怒，要杀雷公和玉女。电母气得目光如火，犹如闪电。多亏如来求情，才免了雷公和玉女的死罪。如来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可把雷公打入凡间，救民于水火之中，直待功成刑满，方许归天，再成正果。可判玉女禁闭，闭门思过。”

玉皇依奏，用点神棒朝雷公一指，只听见咯嚓嚓一声晴天霹雳，雷公脱胎换骨，一个筋斗翻出十万八千里，落入凡尘去了。玉帝又用点神棒朝玉女一指，玉女便变成了一只玉兔，被关进了月宫的笼子里。

且说绥德州紫房村有一韩姓人家，村人呼为韩老汉，先生四子，皆不成器，偶遇大旱之年，无以果腹，只好举家南迁，背井离乡，沿门乞讨。待至夜幕降临，宿于一破瓦窑里。午夜时分，忽闻狂风怒号，雷雨大作，稍顷，韩妻临盆，生一子，名曰韩五。此儿刚刚落地，便见其两眼圆睁，目光闪亮，左右转着看人。韩老汉受一惊吓，大呼一声“吾儿”，扑咚一声倒地。韩妻看时，已气绝身亡。至若天明，众人皆来看视，见韩五风骨傲岸，目瞬如电，俱皆惊奇，曰官星下凡，遂挖一土坑，合伙埋了韩老汉。临了，东家赠一食，西家赠一粥，周济韩五长大。待到韩五长到七八岁时，母亲和几个哥哥皆弃他而去。韩

五就在沿街乞讨中苦熬苦煎，性子磨练得十分蛮悍。整天里不是打架斗殴，就是争强好胜，常常是少扭没扣儿。

且说绥德城外无定河里有一黑龙潭，潭里有一巨蟒，常常伤人。不料，韩五在这一年夏天身上惹了恶疮，流脓溃水，疼痛难忍。这一日，韩五躺在破瓦窑里，饿得心慌发乱，闭目养神，忽见一老头，白发银须，拄着拐杖，走进破窑，对韩五道：“何不去杀了巨蟒，灭了眼前之灾。”韩五睁眼看那老头时，已化影消逝，遂翻身一跃，向那黑龙潭奔去。

韩五来到黑龙潭，见一群娃娃正在潭边戏水。他忍受不了浑身的恶臭和痛痒，两把扯掉衣服，“扑咚”

一声扎进那潭里。他仗着水性好，向那深潭中心游去，游着游着，只见一个庞然大物向他扑了过来，韩五吓了一跳，腿底一软，沉入潭里去了。那潭边耍水的几个娃娃见了，吓得屁滚尿流，精尻子爬上岸跑了，连跑带喊：“韩五让巨蟒吃了，韩五让巨蟒吃了！”

谁知，那韩五渐渐沉入水底，忽然眼前一亮，见一宫殿，金碧辉煌，遂走了进去，两边虾兵虾将手执兵器，挡住韩五去路。韩五一时大怒，扑上去要打。只听龙王发下话来：“两边闪开，恭迎雷公元帅。”韩五阔步走上前去，龙王起座相迎：“不知雷公驾到，有失远迎，恕罪恕罪。”韩五问道：“河里那物是谁？”龙王连忙答道：“乃小的属下一员蟒将，因屡遭人命，正待派兵捉拿，不料惊动了雷公大驾。”韩五道：“不劳龙王动手，我自去擒得。”说罢返身走出龙宫，向那巨蟒扑去。

那巨蟒在水里见无人可吃，遂气得乱摆，弄得那无定河波涛翻滚，洪水四溢。韩五出得水面，见巨蟒仍在作怪，一时蛮悍性起，和巨蟒斗了起来，几个回合下来，那巨蟒已累得筋疲力尽。韩五猛扑上去，双手紧紧钳住巨蟒的脖子，咬紧牙关，抓住不放。那巨蟒就像箍桶一般，紧紧地缠在韩五的腰里，一直搏斗上岸。韩五和巨蟒从中午一直

斗到夕阳西斜。最后，韩五一步步把那巨蟒拖回破瓦窑里，腾出手来，抓起一把菜刀，按住那蟒头下死劲乱锯，直将那蟒头锯落在地。恻恨之间，又将那蟒皮从头至尾扒了下来，把蟒肉剁成碎块，放进锅里熬煮起来。直到次日天明，蟒肉熟了，韩五才放开肚皮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韩五把蟒肉吃完，才觉困顿难挨，遂大睡了七天七夜方才醒来。说来也怪，韩五那身恶疮竟然全好了，连一点疮疤都没有留下。

自那以后，韩五名声大振，他越发地爱好武艺角斗。那些南来北往讨吃要饭的，都得拜倒在他的名下，听他差遣，不然的话，就会遭到拳打脚踢。渐渐地，他的手下有了成闵、解元、刘宝、岳超、呼延通等一帮穷哥们。一天，刘宝正在绥德城南要饭，忽然遇见一外来讨吃的。两个人便争执起来。刘宝刚刚动手，便被那汉打倒在地。刘宝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连跑带说，道：“你等着，我叫我大哥去。”那大汉便等在那里不动。韩五听刘宝说罢，气得“哇哇”怪叫，跟着刘宝前来寻仇，却好照见那大汉还在原地。

韩五走到跟前，气哼哼地说道：“刚才是谁欺负我兄弟来着。”那大汉不慌不忙，拱手说道：“便是在下。”韩五一听，便摆拳亮势和那大汉打了起来。从下午一直打到黄昏，还不分胜负。韩五便道：“好汉暂歇，明日再战。”

两人约好次日在二郎山相会，不见不散。那大汉道声：“尊便。”

便扬长而去。翌日，韩五起得大早，带领成闵、解元、刘宝、岳超、呼延通等弟兄来到二郎山上。二郎庙前，有块平台，是比武的绝好地势。韩五定睛一看，那大汉来得更早。韩五便让众弟兄靠后，自己便一人上前和那大汉交起手来。谁知，从早上到中午，又从中午到下午，两个人还是不分胜负，韩五怒从心头起，大吼一声，如半空中落下个霹雳，那大汉吓了一跳，就势跳出圈外，拱拳道：“我输了。”

看官，你道这大汉是谁？原来是天上的开路神，闻得雷公元帅下凡，特来相会。韩五见这大汉并未输招，为何输了。遂问：“请问壮士尊姓大名，哪里人氏？”那大汉道：

“在下王德，字子华，别号王夜叉，通远军熟羊砮人。目今北宋积弱，外患不绝，特来走访名州，遍识英雄，将来好为国家出力。”

韩五见说，连忙拱手道：“愿结同心。”二人便在二郎庙里拈起香来。韩五长王德一岁，理应为兄，王德为弟。拜罢，韩五让王德和众弟兄认了。王德自是高兴。

韩五和众人携手下得山来，来到绥德一家酒店，要来一桌上等饭菜，几瓶榆林桃花酒，大吃大喝起来。待到后来，众人都醉了，韩五结巴着说道：“记，记在我的名下。”

店主惧他是杀巨蟒的蛮汉，便由他去了，只在背后骂道：“泼皮，五泼皮。”

一连几日，都是这样海吃海喝，王德见不是法，便提出告辞，韩五苦留不住，便到南门外相送。两人洒泪而别。这教：

送君千里终须别，西出阳关无故人。

送罢王德，回到绥德城内，韩五见城墙边一群人围着一卦摊，争相求卦，便一时心血来潮，也想给自己打上一卦。

于是，他挤进人群，未曾开口，就在那“半仙”肩上拍了一掌。谁知，这一拍不要紧，却拍出一段故事来了。有分教：

神仙自有神仙命，岂容他人道短长。

第二回、泄天机半仙遭打降野马州官赐名

书接上回。且说韩五在那半仙肩上拍了一掌，说道：“哎，给咱也打上一卦如何？”

原来，这算卦先生姓席行三，山西汾阳府人，家乡遭遇大旱，流落到绥德州城，以卜卦看相谋生，自称席铁口。因其每卦必准，人称席半仙。无奈席半仙当时并未回头，信口说道：“动卦五十文，细推卦理五十文，先拿钱来！解说不准，分文不取！”韩五当时身无分文，脸上现出不自在来。

恰巧人群里有人认识韩五，故意起哄道：“哎，看咱们的英雄汉被难住了，席半仙这卦摊摆得就是硬气！”韩五觉得晦气，说声：“你等着。”便挤出人群走了。

翌日清早，韩五特地从破瓦窑里赶进城来，径直来到席三摆摊的地方，解开裤带便拉屎一堆，撒尿一摊。尔后，蹲在暗处等席三前来设摊。稍等片刻，席半仙果然应时而来。

他见自己经常设摊的地方有屎一堆，初时很气愤，待他端量了一番，当即异常惊讶，不禁失声叫喊起来：“这堆屎是哪位拉的，谁知道此人去向？”还没等前后铺面里的老板答腔，韩五便突然从侧巷里奔出来大喝道：“是你五爷拉下的，怎啦？”席半仙定睛看时，其人佛骨傲岸，目瞬如电，声若轰雷，遂大吃一惊，当即拜倒在地：“雷公元帅息怒，昨日怠慢了贵人，真是有眼无珠！”韩五本欲找个借口发泄一下昨日的晦气，不想席三一个响头叩倒在地，大半天不敢起来，只好气忿全消，一走了之。不料，许多围观上来的都想看一看今天的这场红火热闹，故意挑拨席三道：“哎！席半仙，你怎这样怕他，你快叫他把这堆屎给你铲了！”谁知，席三告诫众人道：“你等不知，他乃雷公元帅下凡，日后必有三公之位！”

一霎时，在场的人都听懵了。觉得韩五乃“泼皮”一个，“三公之位”纯系妄言。就在这时，又有人挑拨道：

“韩五，那席铁口明明是在糟践你哩，你倒还当真了？”

韩五听了，心里咯噔一动：“好你个席半仙，竟敢糟践你韩五爷。”一股恶气直冲他的脑门。可怜那席三还没来得及细说，竟被韩五当胸一抓，如甩小鸡一般被摔倒在地，踩在脚下，挥了老拳如擂鼓一般直揍。

正在遭人命的当口，忽然有一只大手从人群里伸过来，抓住了韩五的臂膀。韩五回过头来，见是成闵，怒声喝道：

“拉我作甚？”成闵道：“大哥，快跑，州官来了！”众人见说，四处乱窜，大喊大叫道：“不得了了，遭人命了！”一队官兵上来，把韩五扭绑起来。

众官兵把韩五和席三带到州衙，州官升堂，一拍惊堂木道：“何人聚众闹事。”

席三向前跪道：“事不关韩五爷，只怨我言语鲁莽，冲撞了韩五爷，望大人息怒。”

州官见原告不纠，也乐得做顺水人情，遂对韩五道：

“念你初犯，姑且饶过。近因一步岩口有匹野马，多次伤人，吾闻你是个杀蟒英雄，不知这野马你降得降不得？”韩五见说，朗声答道：“巨蟒杀得，野马也降得。”

原来，在绥德州城南七里铺的一步岩山林里，忽然出现了一匹野马。这马红如炭火，快如神驹，如火龙一般，常常伤及过路行人，轻者致残，重者丧命。贯通州城南北的咽喉要道，一时间竟路断人稀。

当下，州官听说韩五愿降野马，很是高兴，忙令衙役快去传唤韩五的父母来当堂画押，韩五当即挡住道：“不用去了，我就是我的人主。”说罢，就在当堂按了手印，画了押。州官又问韩五：“需要什么器械，要不要兵丁相助？”

韩五想了想道：“给我一副好辔头就行了。只是我现在还饿着肚子呢！”

州官当即吩咐设宴款待。一霎时，韩五要去降野马的消息，竟轰动了州城。韩五拿着辔头，带着成闵、解元、刘宝、岳超、呼延通等弟兄，不等衙役兵丁们鸣锣开道，就昂首阔步向一步岩山口走去。

且说从绥德州城到一步岩山口，只有七八里路程，韩五只顾大步流星地往前走，不料却在七里铺村口撞翻了一老农的一担黄瓜。韩五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望着那嫩生生的黄瓜问道：“老大爷，能不能把你的黄瓜给上我几根？”老汉抬头一看，见是韩五，就道：“想吃就尽管拿，还问啥呢。”

话音未落，早见韩五抓了七八根黄瓜，掖在腰里，风风火火朝前走了。到了一步岩口，韩五吩咐众弟兄在附近等着，便只身一人向老稍林里摸去。众弟兄等了一时又一时，还不见树林里有什么动静。成闵、刘宝、解元等人提心吊胆，唯恐出什么危险。不料，正当夕阳西斜、鸣鸟归巢之时，众人突然听得山岩口野马发出“唉———唉”的声音，一阵乱叫，川道里飘散起团团尘雾。霎时间，只见韩五紧紧地贴在那野马背上，如离弦之箭，飞跃过一步岩口，向七里铺飞奔来了。

成闵、解元、刘宝、岳超等弟兄，堵住村口，准备捉拿野马。谁知，那野马甚通人性，见村口有人堵着，便旋转身子又在川道里腾飞起来。只见韩五紧抓辔头，死活不敢松劲，经过很长时间的左冲右闯，才将那野马制服。此时，众弟兄看见，那野马张着血淋淋的大口，呼呼喘气，仍在原地撒野耍泼。那韩五浑身上下直冒热汗，衣服扯了个稀巴烂，两只大手血迹斑斑。

原来，韩五来到一步岩口后，就将那六七根黄瓜紧揣在怀里，一口也没舍得吃。他知道野马不会上树，就大着胆子走进那老稍林里，故意大呐二喊，打口哨，引逗那畜生出来。没想到，过了很长时间还不见那畜生的影子。韩五觉得晦气，打算回家到明天再作道理，刚往回走了几步，就听见身后树叶子哗哗作响。他猛一回头，就见那野马朝他猛袭过来，韩五着实吓了一跳，急忙爬上身旁的一棵老柳树，折下一根柳枝，撩逗那野马撒野抖威，耗它的气力。那野马也精灵，被撩逗过几次，见咬不着韩五，就放开四蹄走了。韩五就忙从树上溜下来紧追那野马。野马对韩五三番五次的撩逗十分恼火，变得越来越烦躁，撒野耍泼一次比一次凶猛。韩五就这样反反复复从树上爬上跳下十几次，直累得那野马浑身浸汗，水渍明光，显出厌倦，不愿再来上钩时，韩五便从怀里掏出黄瓜，一块又一块扔给那野马，说来也怪，那野马先是不肯，待韩五接连扔了几块后，才吃开了。吃完一块又来吃另一块，不知不觉竟然走到大树下来了。韩五忙从大柳树上哧溜下到半杆，伸手将一根黄瓜递到那畜生嘴边让它伸长脖颈来咬着吃，那畜生吃着吃着就忘乎所以。韩五瞅准时机，悄悄从腰间解下州官大人给的那副辔头，一下猛窜过去跨上马背，准准地将那辔头给那畜生套在头上。

既已跨上了马背，套上了辔头，杀巨蟒的韩五一时蛮悍性起，那野马先是跳腾，后是在树林中乱窜，但到最后只好听任韩五的摆布。

杀巨蟒的韩五又降了野马，一时名声大噪。欢迎英雄的人群从七里铺一直排到州府衙门，有人给韩五戴上了大红花，有人跑去给州官大人报喜。先是韩五骑着野马，成闵、解元、刘宝、岳超、呼延通等弟兄簇拥着往前走，快到绥德城时，一乘大轿正好迎着韩五。韩五遂坐上大轿来到州府门前。

州府门前，人山人海，八班子吹手响吹细打，奏着“得胜令”和“将军回营”。州官大人像接天神一般接着韩五，特地大排宴席，犒劳韩

五。酒席间，州官见众人“韩五”长“韩五”短地呼来唤去，不成体统，遂问韩五道：

“韩壮士有无大名？”韩五道：“尚无取得。”州官见说，便顺口道：“不妨就由本官为韩壮士赐一名如何？”韩五正吃得高兴，夹起一块肉塞进嘴里，吐出一个字来：“行！”

州官十分高兴，连连说道：“好！好！好！像你这样杀巨蟒降野马的英雄，怎能让一帮街市小民呼唤诨名小号呢？本官早已想好，哪个血性男儿不愿名垂青史？韩壮士不妨取名世忠，字曰良臣吧？这权当是本官的一点祝愿，但愿韩壮士以勇武报效国家，作一世忠良，流芳千古！”韩五不通文墨，只管山吃海喝，答应道：“行！”

宴罢，州官高唤一声：“来人！”一总管走上前来，揖首问道：“大人，有何吩咐？”州官道：“赏韩世忠白银百两，美酒十坛，银鞍银蹬一付。”总管道：“是！”稍顷，一盘银子和十坛桃花美酒便摆在了世忠的面前。早有人给那野马备好了鞍鞴。州官又给那马赐名曰：火龙驹。赏罢，州官又差人把世忠送回家里。谁知，这一送不要紧，却又送出一段故事来了。正是：

杀蟒又降马，威名远近扬。

第三回、九里山世忠葬母青涧城世辅结义

且说韩世忠回到破瓦窑，便和众弟兄商量，欲伐木取石，造一新居。不一日，便盖起了一座大瓦房，取名听雨轩。瓦窑里修了一排通铺，供众弟兄歇息。又在大瓦窑旁边修了一个回廊。每天，世忠和众弟兄舞刀弄剑，操练武艺。

饿了就去酒店里大吃一顿，并把原先所欠饭钱也给还了。绥德城里便传下这么一句歇后语：“泼皮韩五的钱——有年没月。”

一日，世忠正和几个穷弟兄练武，忽然瞅见不远处树林里，有一个鬼头鬼脑的人正在偷看。韩世忠捡起一个土坷垃照那人扔了过去，只听“哎哟”一声，那人倒在地上痛得直打滚。世忠奔过去一瞧，嘿，只见这个人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韩世忠喝道：

“你是谁？竟敢偷看我等练武。”

“我，我不是偷看，我是找韩五。”

“你找韩五干什么？”

“韩五他娘在青涧街讨吃，猛然间病得厉害，叫我来捎话叫他快去。”

世忠一听，扑咚一声跪在那人面前，哭着问道：“兄弟，青涧城怎走哩？”那人道：“出了南门只管朝南走，只一条大路。”

世忠听罢，屁股一拧，就径直朝南门走去，竟然忘了骑他的火龙驹。

当天晚上，世忠只赶到田庄镇，叫干妈，求干大，在一家小店里吃了顿饭，住了一宿，就又起身赶路。当来到一处名叫九里山的地方时，世忠猛然觉得肚子里倒海翻江般响了起来，就几步跳出大路，解开裤腰带方便起来。就在这时，远远照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倒骑着毛驴儿，驴屁股后面跟着一个跛脚和尚，悠悠哉哉朝这九里山坡前走来。那驴白眼圈，粉鼻子，滚圆的脊梁，玉色肚皮，四条伶俐的腿，不住地起起落落，浑身像个毛团子。那人坐稳毛驴，任它颠上颠下，倒也十分自在。世忠觉得好生奇怪，为啥要倒骑着毛驴呢？

只一眨眼功夫，那白胡子老头和那跛脚和尚便走到山坡前来了。世忠这时候才看了个一清二楚，那白胡子老头白头发，白眉毛，白胡子，身穿道袍，脚蹬草鞋；那跛脚和尚癞头癞脑，身上披一领皂袍，手里拄着一根生铁拐杖。

世忠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世上竟还有这么奇怪的两个人，正看得出神，却见那白胡子老头一伸手紧紧抓了驴缰绳，那小毛驴儿便稳稳地站在路当中，不走了——“贤弟！你快看！”那白胡子老头伸手指着九里山坡前，又道：“多么好的一块风水宝地！真乃‘金顶玉葬半个皇上’。”

那跛脚和尚抬起一只手掌，齐眉间遮成凉棚儿，朝九里山山前山后照了半天，只见树木森森，林涛波涌，也没看出什么眉目来，便不屑地说道：“看你说得玄乎，这算啥风水宝地？”

白胡子老头见跛脚和尚不信，便仙气一吹，手一指，只见狂风大作，石走沙飞。跛脚和尚看时，见山上的树木尽皆去得无影无踪，只露出金灿灿的黄土百丈厚，银亮亮的青石万层深，不禁赞道：“好一处金顶玉葬的风水宝地！但不知这‘半个皇上’怎么讲？”

“亏你还是一仙！”白胡子老头笑了笑，又道：“只要能得了这块风水宝地，儿封侯爷，孙拜相爷，不就是半个皇上。”

跛脚和尚听了直摇头，说道：“嗨，凡间凡尘，何人能识得这宝地？即便识得，也未必能将穴口选对！”

“选穴口也容易，你看那拉屎后生蹲的地方不就是穴口的中央？”

“哎，老兄，咱们快走，可别让那后生听了去。”

“那有啥，无福之人岂能占得富贵之地？”

两人说罢，便化一阵仙风去了，世忠提起裤子紧追了一阵，也没追上。

看官，你道这白胡子老头和跛脚和尚是谁，他俩乃天上的风神雨伯也，因思念雷公元帅，特来看觑，不道竟遇在了这九里山前，故此点化雷公知晓。

世忠自觉无缘相识，想想还是找娘要紧，便朝天拜了几拜，一直朝青涧城走来。

青涧城，乃一军事要地。世忠正在街上走着，只听见左右人等大喊二叫“无敌将军来了”，纷纷走避两旁。有一人正好撞在了世忠的身上，世忠甚觉恼火，抓起这人道：“何谓无敌将军？”这人道：“那骑在马上的是！”

世忠抬头看时，见一高头大马上驮着个黄口小儿，后面跟着一群家将耀武扬威朝这边走来，甚觉不服，遂丢下这人，向那小儿扑去。谁知，刚到近前，便被那小儿轻轻提起，丢在地上，一群家将上来，便把世忠绑了，押向九族巡检衙门。街人皆吓得目瞪口呆。

这九族巡检姓李名永奇，乃边关主帅，治军森严，当下正在坐堂议事，忽报，公子巡街，抓住一行凶莽汉。永奇吩咐一声：“带上来！”

众家将将世忠推向大堂，让世忠跪下，世忠硬是不跪。

永奇大怒，一拍惊堂木道：

“下面何人，见了本帅为何不跪？”

世忠昂首答道：“草民乃绥德城韩世忠，因见街人称公子为‘无敌将军’，甚是不服，故而不跪。”

永奇见说，甚觉诧异，转一转口气道：

“不知你有何本事，竟敢口出狂言。”

世忠朗声答道：

“我巨蟒杀得，野马降得，难道怕一黄口小儿不成？”

永奇惟恐有诈，遂将惊堂木一拍，大喊一声道：

“来人呀，将这欺世盗名之徒，押下去重打四十军棍。”

世忠见说，用力一挣，便挣开了绑绳，夺过一把刀来。

众人见状大惊，皆拔刀相向。公子在旁，正待上前擒拿，只听永奇大喝一声道：

“且住，待本帅问个明白。韩世忠，本帅闻得绥德城杀巨蟒、降野马的乃一泼皮韩五，你怎敢贪功。”

韩世忠理直气壮道：“韩五正是草民，世忠乃州官为我赐的官名。”

永奇见说，大喜，道：

“摆宴，为韩壮士接风洗尘。”

酒席宴间，世忠望着满桌的美味佳肴，不禁潸然泪下。

永奇见状，大惊，忙问其故。世忠答道：

“我因母亲沿街乞讨，流落青涧街头，故而流泪。”

永奇道：“壮士不必伤心，待本帅派人访查明白，请来就是。”随即喊道：

“来人。”

“有。”

“速速访得韩壮士母亲，暖轿相请。”

“是。”

一会儿功夫，轿子便抬进一蓬头垢面的婆子来。世忠一见，正是母亲，忙跪下道：“娘，孩儿不孝。”一声未完，便昏了过去。

那婆子于病病恹恹中，听见有人喊娘，微微睁开眼一看，乃是她的五儿，便流着泪道：“儿啊，娘可见到你了。”

众人忙救醒世忠，给世忠娘沐浴更衣，皆大欢喜，遂又摆起宴来。席间，永奇提议道：

“韩壮士若有意，请和我儿世辅结为兄弟。”

世忠见说，慌忙离座，拜谢元帅。

一会儿香案摆好，世忠和世辅互换兰谱，对天拜了八拜，结为兄弟。世忠大世辅八岁，理应为兄，世辅为弟。接着又拜永奇夫妻和世忠娘，众人个个欢喜。有诗为证：

兄弟结交惟结心，此心堪比石与金。

金石易销心不易，百年契合共于今。

且说世忠在青涧城一直呆了半月有余。每日和世辅骑马射箭，切磋武艺。这世辅果然厉害，有万夫不挡之勇，胜过汉时项羽，隋朝元霸。使两柄铁锤，各重九十一斤，如缸大一般。坐一骑万里嘶月马，如白驹过隙，果真天下无敌。按上界大鹏金翅鸟临凡，在南宋算第一条好汉。

将近二十天头上，韩母病体渐渐好了，便提出回归故里。永奇父子留了两日，才依依惜别。永奇赠黄金五十两，白银一百两。世忠推辞了半日，才勉强收下。世辅将世忠母子送出十里，方才作罢。有诗为证：

黄金有价情无价，黄土高原佳话传。

山高水长难离舍，谁道英雄最堪怜？